

「統一戰線」專刊編輯導言

Gerry Groot

(客座主編，澳洲阿德雷德大學亞洲研究系中國研究高級講師)

王 韻

(執行編輯，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副教授)

本期《中國大陸研究》延續九月號探討中國「軟實力與銳實力」的專刊內容，包含四篇探討中國大陸「統一戰線」議題的專刊論文，與一篇特邀客座主編 Gerry Groot 自己論文的中文譯本。這些研究都是去年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舉辦「理解中國銳實力與國際統戰工作坊」豐富成果之一。編輯部希望為這個受到熱烈關注的中國研究議題，提供最即時、最有學術水準的討論。如同上一期專刊中作者王宏仁所指出，好的研究必須要脫離妖魔化中國或美化中共專政的二元式理解。

中國「銳實力」與「統戰」之間有什麼差別？有一種觀點認為軟實力與銳實力是中國崛起時對外影響力的展現，統戰則可以說成中國影響力對「內」（包含被中國視為一部分的港澳臺）的型態。按照這個分類，統戰與銳實力就有本質的差異，因為手段會配合內外對象之不同而調整。我們下一步就必須思考，中國共產黨對於同屬中華文化圈的港臺社會的作法是否與西方社會不同？在具有語言、文化與社群連結優勢的社會之中，統戰是否更容易成功？尤其是對於分析銳實力的研究者來說，對港臺的統戰工作是否可以被視為是中國全球影響力大作戰的練兵場？

本期作者的研究提供回答這些問題的重要材料。盧兆興、洪松勳與盧海馳在「中國新統一戰線工作在香港：籠絡人心工程的觀察」一文中以爭取不同社會團體的支持作為理解統一戰線在香港工作的核心，三位香港學者發現統戰的工作在親北京政黨、宗族群體、社區協會、工會、青年婦女、宗教團體和媒體組織上相對成功，但對教育和青年部分的統一戰線工作卻遇到了強烈阻力，整體上親北京的力量正在緩慢地增長，展開看似有效的社會支配和控制，但同時激起泛民主派的分裂與更強烈的抵抗。臺灣的學者賴名倫與張廖年仲則在「中共統戰工作的演變：以1997年香港回歸前後為例」一文中則比較回歸前與回歸後統戰策略的轉變，發現

DOI: 10.30389/MCS.201912_62(4).0000

在回歸前「籠絡」善待泛民主派以合作對抗主要敵人的港英政府，回歸後則轉為以「分化」泛民主派，近期更以「圍堵」泛民中的本土派以鞏固選舉優勢，以掌握對香港政治局勢的主導權。兩篇文章都對中共統一戰線策略的本質與策略提供精闢與準確的理解，是我們瞭解為何香港會發展到今日的形勢的重要參考，也是推論中國在未來推進其全球「大統戰」戰略時可能的一個參照點。

如果香港是統戰的海外練兵場，臺灣就會是最主要的目標之一；鄧小平當年在設計「一國兩制」時就說的很清楚、「一國兩制」從來都不是為了統治香港必然需要的安排。1981年8月26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港臺人士時，第一次公開提出「一國兩制」構想，也保證臺灣在統一之後可以「採取獨特的模式，社會制度不變，臺灣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外國資本不動，臺灣可以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1984年5月，在六屆人大二次會議時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正式使用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說法，但之後在協商《中英聯合聲明》時，鄧小平卻改變「換旗換督，不駐一兵一卒」不駐軍香港的承諾，據信政策轉彎的原因，與當時發生的「八六學潮」引發高層擔憂香港成為「反共堡壘」有關。對照今日香港反送中爭議之後的學生抗暴浪潮、與臺灣政府據此嚴詞拒絕「一國兩制」的表態，證明港臺的政治走向的確與「一國兩制」所代表的中共統戰工作互為消長，也就是那句「今日香港、明日臺灣」成為臺北政治人物朗朗上口臺詞背後的原因。但中共對臺統戰是否真的如此成功？

對照香港學者們認為中共對港統戰能否真的成功依然是未知之數，臺灣學者古明君在「作為中共發揮海外影響力工具的媽祖文化」一文中對這個問題給了相對肯定的答案，甚至主張對臺統戰已經成為中共可以輸出的「成功經驗」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由臺灣宮廟發起、大陸官方註冊的「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把媽祖信仰「去宗教化」，在這個過程中把媽祖作為發揮實質統戰影響力的工具，尤其部分社群（例如臺灣媽祖聯誼會的成員）被「收編」為中共發揮海外影響力的文化工具，初期以對臺統戰工作為主，近期則配合一帶一路政策，推動更多海洋絲路國家的聯繫交流，呈現了「大統戰與大外宣時期中共民間宗教工作的新貌」（p.103）。從本文的結論來引正在，那句「今日香港、明日臺灣」也許正在暗示「今日香港、明日世界」的這種可能性？因為習近平下的中共並不只會把統戰工具用在「叛離的中國領土」而已？

臺灣學者邵軒磊「機器學『習』：以文字探勘法研究習近平時期之大外宣戰略」一文雖然沒有提出像媽祖一般吸引人的案例，但在研究方法上提供了更全面性的一個分析工具，畢竟田野調查受限於個人經驗與能夠接觸到的訪問對象的經驗，

尤其對於統戰這樣涉及一些幕後交易與地下活動的主題，傳統個案研究方式必然有難以突破的限制。相對於此，作者主張機器學習幫助下的文字探勘可以「檢驗並更有效累積：觀察資料與模型，也能適應未來變化而增添調整」（p.133）。作者嘗試據此分析習近平時期演講，確實發現其對外與對內用語不同，且機器能分辨並歸類其用語特色。這個「內外有別」的發現對於有經驗的中國研究者來說並不是一個新的知識，但從分析習近平一人的演講稿就可以得到如此確定的答案，證明此一工具的巨大潛力，例如說統戰工作也可能是「內外有別」，但是研究者如何判斷哪一個行為或言論是對內、哪一個是對外？機器學習工具可能可以有效地避免人為判斷的主觀偏差，同時在處理大量資料上，數位工具的優點也極為明顯。

更重要的是，如果統戰也是內外有別，也許統戰跟銳實力的差別並不是對內跟對外行為的差別？也就是說，統戰跟銳實力也許是一體的兩面？而中共也許對整個世界都是使用同一套邏輯與方法、只是分為對內與對外的說法而已？而這一套邏輯與方法也許可以用更有系統的理論來理解？本期專刊特別爭取經費去翻譯與重印 Gerry Groot 教授「自我毀滅的秘密武器？統合主義對統一戰線的制度性侷限」一文，該文來自 Jennifer Y.J. Hsu 跟 Reza Hasmath 主編的 *The Chinese Corporatist State* (2012) 一書的章節，原因就是該文提出了一個簡單但具有強大解釋力的理論工具：統戰的核心邏輯與方法就是統合主義 (corporatism)。正如同英國的中國通 Kerry Brown 教授在 *What Does China Want?* (2017) 一書中所描述的習近平的核心目標：習近平的中國並不要世界變成跟它一樣（那是蘇聯跟毛的理想）；他要世界變成對他跟中共「有用的」(useful)。這種實用主義的統合觀也許正是統戰所追求的；而這種統合觀的實踐也許也是超越主權與文化界線的。例如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成立，來自「世界媽祖信眾聯誼會」倡議者的推動、且其研討會與出版品常用「天下的媽祖」一詞（古明君 2019），這些用語正說明統戰中包含的一種東方「天下觀」的跨國主義色彩。如果統合主義的解釋為真，研究者實在不應該畫地自限、主觀認定中共對內（統戰）與對外（銳實力）是本質不同的作為。

這些問題仍有待更多研究者去討論。最後感謝 Routledge 出版社同意翻譯與出版「統合主義對統一戰線的制度性侷限」一文的中文版，也再次謝謝臺灣民主基金會、陸委會、政治大學研發處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在出版不同階段時的支持，期待本專刊能喚起更多學者對於銳實力與 / 或統戰相關議題的研究與探討，抱持拓展理論深度、研究方法的跨領域性與多樣性的初衷，也特別期待有挑戰或超越機器學習方法或統合主義理論的討論出現。下一年度統戰與銳實力專刊徵稿的活動持續進行，歡迎海內外學術先進與研究生踴躍參與！

